

詩語背後

# 都市裏的鄉愁

●木木

深圳是一本大書，閱讀這本書，有不同的打開方式。深圳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深村十記：深圳老村的新文化樣本》，讓我們從回望與展望的雙重視角，重新解讀這座南國大邑的發展進程，審視鄉村在城市建構中的文化價值。

拿到《深村十記》，我第一眼就被它的顏色打動了。封面、扉頁以及書中的插圖，全是整塊整塊的綠，由裏而外，從頭至尾，都是綠。綠色，是充滿生機的颜色，可以說是大自然的主色調，代表蓬勃的生命力：春天的嫩芽，茂盛的森林，健康的生命。同時，它又是安寧的颜色，象徵着平靜、治癒和安全。綠色位於七色光譜的中央，人眼最易接受。實驗證明，綠色能有效降低焦慮，帶來心理上的穩定感。醫院和一些宗教場所常用綠色，交通信號也用綠燈代表通行。正是生機與安寧之間的張力，讓綠色呈現出獨特的美感。它是動與靜的和諧，恰如陽光透過樹林，每一片葉子都在進行光合作用，悄然生長。這種靜是活着的、呼吸着的，它讓你安心，給予撫慰，同時傳遞着生長的能量。

那麼，對一本講述村落故事的書來說，綠色的寓意何在呢？深圳城市發展，常被人說成是「城市包圍農村」。可這種包圍，並非城市對鄉村的單向取代，而是相互成全。《深村十記》作為《書都》編輯部走訪深圳城中村的紀錄，以「深圳老村的新文化樣本」為副題，表明這不是一本簡單記錄鄉村變遷或民俗掌故的書，它有着明確的文化追求。全書輯錄了10個村落40篇走訪報道，因不同的主題和文化內涵被分成上下兩篇，上篇取名「共振」，下篇取名「新生」。

「共振」篇講述了5個村落的故事。羅瑞合村，以鶴湖新居為載體，跨洋尋親為脈絡，感受客家人行走天下的步履；洪橋頭村，在茅洲河和飛鶴山的剪影裏，一部洪佛拳譜，招招式式，剛柔並濟，演繹着廣府文化的傳承；俄地嚇村，當一個個文化大咖走進陳舊的老房子，沉睡的時光被激活，斑駁的牆壁上，觸摸到民國版畫家以刀為筆的時代印記；上園村，百年磚樓裏的千年髮斗，中國第一代飛行員成長的蹣跚水脈，訴說着文明的溫度；樂群村，綺雲書室中走出的中

國第一位女博士，撫撫祠中冒死進諫廢除海禁政策的革職官員，以歲月為紐帶，傳遞着真理與精神。在這些村落故事裏，「共振」是一種雙向的喚醒：當城市的脈搏與鄉村的心跳同頻，歷史便不再靜止，而是在相互間的對話中持續生長，成為跨越時空的和鳴。這正是綠色的寓意。

「新生」篇也講述了5個村落的故事。如果說「共振」篇主要講的是互動，「新生」篇則着眼於蝶變。大芬村，藝術追求在油畫工廠裏與市場碰撞，發出產業升級的耀眼光芒；蛇口片區的古村落，從開山第一炮中醒來，將變革精神注入社區實踐，探索人類宜居地的未來樣本；長守村，百年圍屋與戲劇公社結緣，僻靜的山谷中，從此迴盪着文化與藝術的和聲；逕口村，歸僑文化和高新科技在古老的田園裏抽枝發芽，蓬勃生長；平山村，人才的湧入，高校的入駐，農耕聚落向都市村落演變，成為一片桃李春風的雨林。新生的本質是昇華，不同的村落走出了不同的破繭之路，它們不是博物館裏的展品，而是不斷進化的生命體，在保護與創新的協奏中，於傳統與現代交織播種未來。這也是綠色的寓意。城中村，在深圳的成長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它們是城市發展的原點，也是城市有機體的組件和城市前行的背影。對城中村變遷的文化審視，正是對深圳城市特性的發掘。

深圳是一座製造業大市，但它對文化的追求同樣令人深刻。當內地很多城市都在抱怨傳統力量太強影響了經濟發展，深圳卻在擔心經濟發展太快可能忽略對傳統的保護，被人說成文化沙漠。應對發展不平衡的外部質疑，變成了加強文化建設的內在動力，文化設施、文化活動的數量和質量都位居全國前列，深圳讀書月更成為一個傳奇。因此，麥克法蘭教授稱讚深圳「對文化有着超乎尋常的強烈追求」，認為深圳的發展雖然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但城市建設已經超越了十八世紀以來英美等國典型的工商業城市如曼切斯特、格拉斯哥、芝加哥或紐約，反而延續了中國的古老傳統如宋代的蘇州和杭州：既有蓬勃的創業和製造勞動，也有豐富的藝術和休閒文化生活。城中村的獨特價值，正是在



是另一種打開方式。作者供圖

這樣的都市文化中得以保存和發掘，成為深圳城市生長的基因。鄉村的出路，也是城市的出路。城市化是鄉村發展的必然，留住鄉愁則是城市的精神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曾講：讓城市留住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鄉愁通常是城市對鄉村的遠眺，是今天對過去的追憶，是喧囂對寧靜的渴望，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城鄉共生、身心互渡。這在《深村十記》裏得到全新的呈現。它抒寫的鄉愁，是我們正經歷着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文化建構，是在回答「深圳何以成為深圳」這一根本問題。恰如魯迅的《朝花夕拾》，是一人到中年對自己精神起源的深情回眸和深刻剖析，是在「離奇和蕪雜」的現實環境中，通過整理舊事來梳理自己的來路，回答「魯迅何以成為魯迅」的問題。碰巧，寫作《朝花夕拾》時魯迅45歲，正是《深村十記》編輯出版時深圳經濟特區的年紀，而兩書也各自收錄了10篇（組）文章。

都市裏的鄉愁，是一種很微妙的文化情結。它並不是真的要回到地理上的故鄉，而是身處繁華都市卻對自然生機和質樸生活的嚮往。一方面，都市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鄉愁指向「從前日子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的傳統生活，其實是一種對生活掌控感的懷念。另一方面，在鋼筋水泥的森林裏，人們懷念田野、山林、星空，本質上是對生命原始活力的渴望。與此同時，在充滿變數的城市生活中追尋確定性，在陌生人的社會裏留戀人情溫度，無不是我們這代經歷迅猛城市化變革的城裏人面對的課題。鄉愁，是城市為自己建造的一座精神後花園。

深圳城中村對城市發展的貢獻，以前主要集中在物質方面，如提供建設用地和廉租屋，今後或會在精神方面給我們帶來驚喜。所以，深圳「趣城計劃」發起人張宇星教授在為《深村十記》作序時，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標語：城中村是來自未來的世界遺產。

來鴻

●張武昌

# 赤柱美利樓的前世今生

我十多年前到過赤柱的美利樓，當時並未認真考究它的歷史意義。今次重臨，仔仔細細地考察了一番，願與大家分享。

赤柱的海風帶着鹹腥味，懶洋洋地吹着。沿着海濱長廊遠遠望去，便見它立在岸邊，灰白色的花崗岩牆體在陽光下泛着溫潤的光。它是一座只有三層高的樓，粗壯的石柱一字排開。二樓與三樓每層由50根圓石柱撐起寬闊的走廊，頂上卻是中式的金字瓦頂，飛簷翹角，像穿西裝的人戴了一頂斗笠，說不清是中西合璧還是中西拼湊，只覺得好看。走近了才看清那些石頭的質地。花崗岩粗糲而堅硬，一塊一塊壘上去，縫隙裏滲出歲月的苔痕。廊柱是維多利亞式的，圓潤挺拔；屋頂卻是中式的，瓦面斜斜鋪開，簷角微微翹起，透出一股東方的靈動。伸手摸了摸石柱，指尖觸到冰涼與堅硬，彷彿摸到了時間的骨頭。

美利樓原在中環金鐘的花園道上，180年前就已站在那裏。那是1844年的事，英國人剛來了兩年，便急在這塊新搶來的土地上蓋兵營，以美利爵士的名字命名。當時的美利樓，是帝國權力的象徵，花崗岩從海路運來，一塊一塊地壘，壘出一座三層的兵房，駐着英國士兵。日據時期，日軍佔了這座樓，改作憲兵部。樓下的囚室塞滿了人，刑場就設在院子裏。據說，死在那裏的人超過4,000名。站在廊上往地下去，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遊客的腳步聲來來去去。可那些聲音傳到耳中，總覺得帶着某種回響——是不是每一塊石板上，都滲着不該被遺忘的東西？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利樓鬧鬼的傳聞傳遍了香港。打字機一夜之間全被搬到地上，走廊裏有腳步聲卻看不見人影，半夜傳來呻吟聲……港英政府無奈，請了牧師、神父來驅鬼，又請和尚來超度，法事的檔案至今保存在政府裏。

到了1982年，中銀大廈要建了，美利樓得拆。拆的方式卻有些特別。政府捨不得把它砸毀，便讓人將大樓的石頭一塊一塊卸下來，編號、記錄，存進倉庫。3,000多塊花崗岩，在鐵皮棚子裏躺了15年。直到1998年，它才在赤柱的海邊重新站了起來。

在那些幽深的拱廊下走着，陽光被石柱切成一明一暗的光影，背脊不覺有些發涼。

沿着遊廊走了一圈，果然在許多石頭上看見了白色的數字——那是當年拆卸時留下的編號，油漆已經斑駁。這些石頭真是走過了千山萬水，從中環到赤柱，從帝國兵營到旅遊景點，從刑場到餐廳，身份換了一個又一個，石頭還是那些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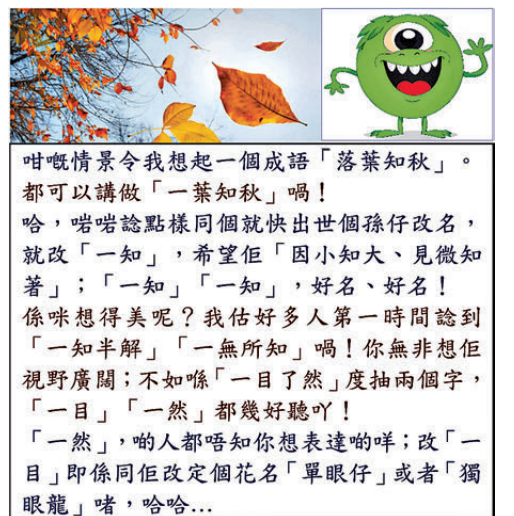
可石頭不說話。它們只是沉默地立着，任憑時間從縫隙裏穿過去。如今樓裏的店舖都空了。原來的餐廳關了門，時裝店也撤了，三樓樓梯關閉，據說節假日連展覽都不開了。這座樓也不容易。做了180年的房子，每一段歷史都在它身上留下痕跡，好的壞的都受着。現在它站在赤柱的海邊，看潮起潮落，聽海風呼嘯，等着下一批租客、下一輪命運。

夕陽西下時，站在樓前的石階上，看海面金光閃閃。赤柱的海還是那片海，美利樓卻不是那座樓了——石頭是原來的石頭，可地點換了，用途換了，連天空都換了。但又或許，它從來就是一座樓，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裏，給了它不同的名字。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香港人改名文化(3)



咁嘅情景令我想起一個成語「落葉知秋」。都可以講做「一葉知秋」嗎！哈，唔啱喎點樣個就快出世個孫仔改名，就改「一知」，希望佢「因小知大、見微知著」；「一知」「一知」，好名、好名！係咪想得美呢？我估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一知半解」「一無所知」嗎！你無非想佢視野廣闊；不如喺「一目了然」度抽兩個字，「一目」「一然」都幾好聽嘢！「一然」，响人都唔知你想表達咩；改「一目」即係同佢改定個花名「單眼仔」或者「獨眼龍」喎，哈哈...

有些名字，聽上去「普通」，但原來是「絕世好名」，如：  
致遠：智明  
在香港，叫「志遠」（志向遠大）、「志明」（志向明確）的「重名率」高，即便是個「好名」卻容易「撞名」。這可通過換字變作「致遠」「智明」，立馬進化至「脫俗超凡」的境界。  
「致遠」取自「寧靜致遠」，寓意專注才能實現遠大目標。「智明」取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己知彼」可視作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應對世事的根本之道。  
不少人的名字取自成語，有些饒有意義的，但同樣也有負面含義；如：  
一知：一言；如風  
「一葉知秋」，亦作「落葉知秋」「葉落知秋」，指見到落地的黃葉便知道秋天已經快到了。比喻見微知著、因小見大，可推知事物的演變和趨勢。「一知半解」「略知一二」形容人所知不全，了解不深。「一知」明顯地在含義上有反差。不過「一知」也可看成「自謙詞」——謙稱自己只是略「知」「一」二。

「一言」這名字也遇上改名「一知」所帶來的問題——與「一言」相關的「正面」成語有：一言蔽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言九鼎；一言中的；一言為定；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與「一言」相關的「負面」成語有：一言不發；一言不合；不交一言；一言堂（比喻缺乏民主作風，獨斷專行）。

「飛走如風」形容奔跑快速；「如沐春風」指如同沐浴在春風之中，和暖舒暢；「如風過耳」比喻事不關己，不放在心上。「如風」這名字如被看成取自「如風過耳」，叫「如風」的人或會給人起個「耳邊風」的花名。

話說回來，「如字派」有不少「好名」；如：如常（「一如往常」，不受外在環境變動的影響）；如流（「談吐如流」「筆翰如流」「從善如流」）；如雲（「富貴於我如浮雲」）。不過改「如年」「如神」時就要考慮一下——「度日如年」比喻日子不好過；「年不如年」指情況越來越糟。「如神」也可取自「料事如神」「下筆如有神」，迷信的人會覺得「像神一般」有冒犯神明之嫌。

在所認識且認為很有意思的四字詞中抽二字取名，但原意可能不是這回事；如：  
天若

「天若」取自1990年劉德華、吳倩蓮主演的經典愛情電影「天若有情」。結局是一對兩情相悅的人兒不能走到最後，那戲名「天若有情」像是對天的控訴——假若上天看到深情之所在又怎會讓二人落得一個悲慘遭遇。所謂「意境」原來是一種無奈的宣洩。

查「天若有情」出自一首唐詩，原句為：  
天若有情天亦老  
意指上天如有感情，也會因悲傷而憔悴，用以形容氣氛淒涼哀傷到了極點。有些姓氏因其根本意義而完美地聯繫於某些字詞中；如：  
馬天驥：梁正

「天驥」為千里馬，「駿」為馬中良馬；「天驥」為馬中之「駿」，比喻才能傑出的人。「馬」搭「天驥」屬絕配。  
建造房屋時，最上面的屋脊椽（正樑）如果安放得不正，下面所有對應的樑柱就會受到影響而傾斜。所以就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講法（「梁」通「樑」）；比喻在上位的人或長輩行為不正，在下位的人或晚輩受其影響，也跟着行為不正。為此，不管怎麼說，「梁」必須要「正」，姓「梁」名「正」應是一個很理想的配搭。

# 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



李耀輝（義覺）1985年入道齋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道教為中國傳統宗教，以「道」為核心，探人與自然的關係。自近代傳入西方以來，對西方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受《莊子》啟發，建構了「大地」的哲學；卡爾·榮格（Carl Jung, 1875-1961）在閱讀《太乙金華宗旨》後，發展出分析心理學。至2021年，《道德經》已被翻譯成73種語言，共有1,576種譯本。然而，就信眾人數而言，全球道教信徒僅8,000萬人，相對其他宗教信徒以「億」計算，道教似乎仍處於相對弱勢位置。

正因如此，當台灣松山慈惠堂邀請我出席「2026台北母娘文化季國際論壇」，就「國際道教的未來及展望」發表演講時，我不禁再次思索：道教應如何真正走向世界？

## 道教「國際化」的發展建議

「國際道教」並非近年興起的議題。是以，本文不再著墨於論證道教是否具備國際化之條件，而將重心轉向其具體發展方向與實踐建議：

### 一、以戒律為本重塑道風

近年，道教形象雖有所改善，然而坊間仍存在不少刻板印象，往往將道教簡化為「占卜算命」「風水術數」。更有不法之徒假借道教之名招搖撞騙，影響大眾觀感。此外，一些影視作品亦時常將道長形象與「封建迷信」相連結，無形中加深了社會的誤解。

悠悠眾口，難以盡止，惟有自省自強，方為正道。是以，道教應回應當代社會之實際處境，兼顧出家與在家弟子之修持規範，重新檢視並整理戒律，重整道風，端正形象。回顧歷史，佛教初傳中國之時，亦曾因托鉢化緣而引起誤解。其後高僧大德嚴正制定僧侶儀範，從衣着行儀，到飲食起居，皆有明確規範，方逐步樹立清淨莊嚴之宗教形象，贏得社會尊重。同理，道長若能以身垂範，於日常修持中彰顯道教精神，道風自然流露，外界觀感亦會隨之轉化。道風之重整，不在言說，乃在躬行。

### 二、興辦道教教育 梳理教義 建立公共語言

道教本質上是高度儀式性的宗教，對常人而言，往往顯得神秘而難以理解。若僅理首於《道藏》等浩繁典籍之中，終究也是教內人或相關領域學者的閉門論道，對弘道亦難見實效。因此，欲使現代人真正理解道教的思想內涵，必須建立「弘道體系」，同時發展一套可為公眾理解的「現代公共語言」，使深奧義理得以闡明。

所謂「弘道體系」，乃是對教義核心、修持與實踐加以系統梳理，使其條理分明、層次清晰，並能簡要準確地對外說明。以其他宗教為例，人們往往能清楚指出：基督宗

# 道行天下 國際道教的未來及展望

●作者：李耀輝（義覺）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教強調與上帝復和，佛教旨在證得涅槃；那麼，道教的核心關懷何在？是「尊道貴生」？抑或「道法自然」？又當以全真之旨為宗，還是正一傳承為本？——若每次回答皆需引經據典、談朝論代，無形中提高了理解門檻。

而「現代公共語言」乃是將道教專有概念加以「轉譯」，化為一般人能夠理解的語彙。如今，我們經常強調傳統宗教的「文化」面向——所謂文化，正是承擔了這種轉譯功能：將科儀「翻譯」為心靈淨化的法門，以生命教育「解釋」修行所蘊含的智慧。這種「闡譯」並非削弱教義，而是為現代人開啟「方便之門」，使道教精神得以被理解。

然而，如斯種種皆賴專業人才推行。是以，教育之興辦乃是最根本。目前，國際間已開始出現道教學院，未來若各道教團體能攜手合作，成立具規模的國際道教大學，培養精通多語、熟悉教義與文化的專業人才，將為道教走向世界奠定基礎。

### 三、結合慈善 參與全球議題

面對全球化浪潮，道教必須清晰自我定位，團結海內外同道，走向入世之路。首先，應與全球各地道教團體建立緊密連結，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凝聚跨地域的宗教力量，逐步形塑全球性的「信仰版圖」。其次，因應不同地區與文化背景，成立具國際視野的基金會或非牟利組織，以「善」為核心，參與公共議題，透過環境保護、人道援助與社會關懷等具體行動，踐行宗教責任，關注全球人民所面臨的苦難，彰顯應有的宗教情懷與使命。

當道教在公共領域中持續發聲並付諸行動，便更容易獲得其他宗教與各國政府的理解與支持，從而提升其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久而久之，道教將不僅是一種傳統信仰，更是一支參與世界、回應時代的力量。

## 道教的智慧之光

以上僅為個人淺見，倉促成文，難免紙上談兵。道教之國際化發展，實需長遠規劃，絕非單一宮觀或組織能獨力完成，必須是整個道界界的共同自覺與宏願。

事實上，過去數十年來，宗教學界普遍指出，道教正迎來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契機。其自然觀、生命觀與和諧理念，均能對應現代人的心靈需求。故轉念一想，或許並非我們追趕着時代，而是時代也在等待着我們的回應。

在此，但願諸位同道們能夠一同懷着「普濟勸善」之心，以道教的智慧之光照射人間、滋潤人心。



李耀輝監院在「2026台北母娘文化季國際論壇」發表演講。作者供圖